

---

---

## 《榆枋齋學林》（上、下）

虞萬里著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11月。  
6+1107頁。

顧濤

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

---

---

### 一、浙東

經學研究，今尚難遏落寞之勢，蓋三百年來羅網未能決破之故也。三百年前，清學趨於鼎盛。

對清學作規模化梳理，發軔於章炳麟（1869-1936）之〈清儒〉（1902）。章氏以乾嘉之統系創關於顧炎武，分庭為吳、皖二宗，吳派「皆陳義爾雅，淵乎古訓」，皖派「皆參密嚴瑣，上溯古義」，此二者所長；然細玩章文，終難泯其「樸學殘碎」之心跡。<sup>1</sup>數年之後，章氏在予其高弟吳承仕的手札中，極論二派之弊在於「敦守舊貫」，「香集舊事」，「繁言碎義」，「蹈常襲故」。<sup>2</sup>章氏正反兩說，學界均承而續之。

梁啟超（1869-1936）接棒〈清儒〉正面之論，重在發掘樸學實事求是的考證風格；<sup>3</sup>錢穆（1895-1990）則洞悉章氏所陳之弊，在後出的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與梁同名之作）自序中明確指斥：「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，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園。」<sup>4</sup>職是之

書評

---

1 章炳麟著，徐復注：《馮書詳注·清儒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42、145、151。

2 章炳麟1911年10月14日致吳承仕書，《吳承仕藏章炳麟論學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6-7、347-348。

3 參見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（1921）、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1926）二書。

4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7年），頁2。

故，錢先生在清代「考證之學，乃專趨（顧）亭林博學一邊」的洪流中闢出浙東學派一脈，為其論評之繩尺，錢云：「浙東史學，遂皎然與吳、皖漢學家以考證治古史者並峙焉。」<sup>5</sup>又云：「自章氏（學誠）之論出，則顧氏（炎武）之說自破，而吳、皖學者考覈古訓、古禮之精神，亦且廢然而知返也。」<sup>6</sup>在錢著《近三百年》中，已斷然撇去段（玉裁）王（王念孫）、王（鳴盛）錢（大昕）等之蹤跡。其實，梁啟超在早年的〈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〉（1904）中粗言清學崖略，亦何嘗不曾有「吾於諸派中甯尊浙東」<sup>7</sup>之說？可惜，此後梁氏未嘗深發。

浙東學術之精蘊，自當以章學誠（1738–1801，紹興會稽人）所揭為典要。章著《文史通義》特置〈浙東學術〉一篇，溯其本人學承黃宗羲（1610–1695，紹興餘姚人），直宗王陽明（1472–1529，紹興餘姚人），治學旨歸在於：「浙東之學，言性命者必究於史，此其所以卓也。」<sup>8</sup>錢穆釋章氏之意曰：「浙西講經學，浙東重史學，實齋《文史通義》唱『六經皆史』之說，蓋所以救當時經學家以訓詁考覈求道之流弊。」<sup>9</sup>當時經學家，即聲勢隆盛的吳、皖兩派，明標經學，實則終身溺於小學，抑或文獻、名物，在崇古求真的高帽底下，爭持門戶，或迂腐自矜，或誇媚取榮。此與班固當年所譏「碎義逃難，便辭巧說」之習，<sup>10</sup>可謂異代不同時。在此意義上，浙東一路，立心在史學經世，固在深砭而力祛俗弊，期將經學拉回政事章制、人倫日用的軌道。此途下啟黃以周（1828–1899，寧波定海人），直迄孫詒讓（1848–1908，溫州瑞安人），清季終以浙東經史為收束，而黃、孫為殿軍。「樸學」之架鑊，又何其能概之？

5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第二章「黃梨洲」，頁35。

6 錢穆：《國學概論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7年）第九章「清代考證學」，頁299–300。

7 梁啟超：〈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〉，《飲冰室合集·文集之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冊1，頁96。

8 章學誠著，葉瑛校注：《文史通義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卷5〈浙東學術〉，頁523–524。

9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第九章「章實齋」，頁430。

10 班固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），卷30〈藝文志〉，冊6，頁1723。